

乡恋 馍饭

乔傲龙

糊口果腹的一日三餐,许多地方叫茶饭,塬上人说馍饭。我小的时候,大部分人家用玉米面蒸馍,掺点白面的叫二面馍,后来光景好了,家家白馍。至于饭,不是餐食的统称,也不是南方人说的米饭,潭坪塬上的饭专指面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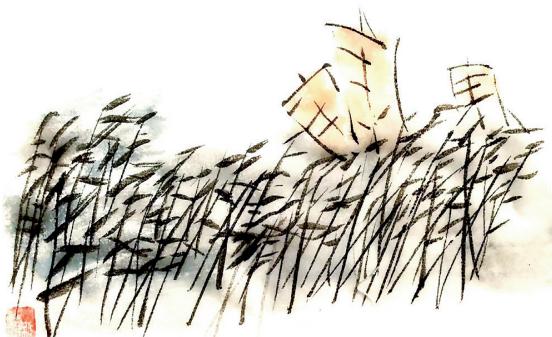
馍饭馍饭,非馍即饭,塬上人的三餐历来主食当家。因为缺水,土豆白菜萝卜之外很少种菜,再说油料金贵,轻易也舍不得炒菜。家家灶台上两口锅,大的蒸馍,小的做饭,逢年过节偶尔炒个豆芽豆腐土豆什么的,就用小锅将就一下。遇有生客上门,塬上最豪华的阵仗是支起油锅炸油坨。油坨就是油饼,生客专指头回上门的亲家。吃油坨依然没有炒菜,辣椒面和蒜末用热油一泼,蘸着吃。一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没有印象村里谁家有炒瓢。这东西俨然是专业工具,红白喜事请人来掌勺,炒瓢都是厨师自带。

要说晋南这个地方,也算华夏源头之一,穷富富不说,待客的礼数还是很讲究的。拿办喜事来说,生产队时代啥都紧缺,所需的细粮和油料,早一两年就开始从牙缝里抠掐上了,红糖白糖、被面布料也是早早开始准备,头年抓的猪娃子,天天青草麸皮玉米喂着,养得膘厚五寸、滚圆肥实。苹果肉、梨肉、余肉、小酥肉、拔丝红薯、鱿鱼汤,晋南的水席七碟子八碗,汤汤水水为主,还是颇有些吃头的。但这样的盛宴一年难得几回。

记不清哪一年,家里终于有了炒瓢,却跟土灶的火口“八字不合”,为此专门到镇上配制了一个液化气灶。工具先进了,但基本是摆设,爹妈还是习惯白馍就咸菜、面条连汤吃。我偶尔回家,自然免不了酒浆肉菜地铺排一番。这时母亲一般主动让贤,任由我这个三脚猫瞎折腾。邻居的姨姨婶婶们有时也来看热闹,一是看我如何炒菜,二是稀罕男人家做饭。其实乡下男人不做饭很正常。地里活重,女人家扛不下来,自然就有了男人刨土、女人守家的分工。

如今,塬上的生活也一日千里地现代着。衣食住行四样中,颠勺炒菜依旧是专门的职业技能,并未进化成女人们灶台边的日常。主食挂帅、馍饭为纲,可见不是简单的历史惯性,而是深刻在土地上的文化。人类柔软的舌尖,其实是文化中最坚固的防线、最难攻破的堡垒。味蕾的记忆,可以上溯到百代千年之前,甚至更远。比如塬上缺水,百姓也如庄稼一样耐旱,此谓天人合一。天之所赐,则得而食之,比如馍饭;地所不予以,则不需也不求,比如菜蔬,此谓身土不二。比如我,离家几十年,依旧一副坚贞不渝的塬上肠胃。从业后很多年,办公桌上的水杯常被厚厚的尘土蒙着,走到哪里都揣着水杯的同事们经常感到困惑:这是个啥耐旱品种?后来改行做教师,招惹上咽炎,这才开始端杯水,快要说不出话的时候抿上一口。吃饭更是,白馍一掰两半,油辣子一蘸,狼吞虎咽。白皮面一碗,葱花咸盐撒上,泼一勺热油,一顿香喷喷的饭食就齐活了。菜是点缀,可有可无,水果就算了吧,吃多了胃酸。

破解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饮食二字足矣。



张朝曦 图

历史

一直到他逝世前的两个多月,赴英国参加“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在会前到剑桥大学人类考古学系作《关于中国最近考古新发现》报告时(1985年3月28日),英籍华裔学者、李约瑟的助手、后为其夫人的鲁桂珍在提问时间问到夏文化的问题时,他仍告以“正在探讨中,尚未解决”。

徐旭生寻找“夏墟”的准备工作始于1957年。据其日记,从10月至12月,除了参加“反右”运动,凡有一点个人的时间,几乎都在方志中爬梳夏墟的史料。如:10月7日:“借到《登封》《偃师》二县志,开始收集有关夏代的材料。”

12月4日、10日:“翻阅《偃师县志》。”

11日:“翻阅《登封县志》。”

12日:“翻阅关于晋国初封时的史料。”

14日:“翻阅晋南关于夏墟史料。”

17日:“翻阅关于夏都邑史料。”

19日:“上午也少翻阅《求古录礼说》。”(此书为清浙江临海人金鹗所作,有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潘祖荫“滂喜斋丛书”的“补辑本”和光绪二年孙熹刻本)。

21日:“仍阅《求古录礼说》关于夏都两篇,并查阅有关夏都史料。”(所记“夏都两篇”,一篇为《桀都安邑考》,一篇为《禹都考》)。

25日和26日:“下午再阅有关夏都史料。”

1958年1月17日,徐旭生找夏鼐谈“春后考察

■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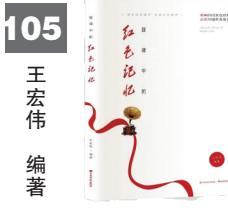
《大禹禹都》

40
苏
华
著

连载

计划问题,希望有见习员随他一同考察”。这一计划,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能成行。徐旭生于是继续检录夏史的资料:6月9日,开始抄录《登封县志》的夏史材料。6月10日:抄《偃师县志》中的夏史材料。6月11、12日,抄《偃师县志》中的夏史材料。

■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写道:“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

百花迎春,最动人的当属玫瑰花。花姿婀娜鲜香袭人,故事也多。

女儿还念初中时,初春的晚上,下了晚自习,与同学结伴,持一捧玫瑰,站在闹市柳巷街头,微笑着向挽臂散步的情侣递上一朵玫瑰,“先生,买一朵玫瑰吧,送给这位美丽的女士!”女儿此举我是理解支持的,她由一朵春天里的玫瑰花起步,从容走向社会。

女儿的婚礼也是在春天,她捧着大把的玫瑰花分赠宾客,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婚礼结束,我陪着女儿女婿去烈士纪念碑前,一群老人蹲在那里下棋,我说明情况,我的女儿女婿新婚,要给烈士献花。老人们立刻起身撤了棋摊,鼓掌叫好,那束玫瑰开了风气之先。上周的一个夜晚,街头青年

男女手中那枝玫瑰正是这个城市的温馨春意。夜深了,车旁一男青年神情沮丧,手里的玫瑰看来是没有送出去。我摇下车窗,轻声鼓励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小伙子听懂了,点点头,笑着离去。

近年来,春风一起,太原城满街月季花竞开,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最美的时刻。月季其实也属玫瑰,英语里月季就是“中国玫瑰”。曾见到一女子停车折断路边的玫瑰被两位正在摄影赏花的女孩录了下来,视频疯传,少女的旁白解说稳准狠:“玫瑰到了你手上又丑又臭!”

听说拟定月季即“中国玫瑰”为太原市花。我觉得挺好,她已成并州春天街景,花期也长,而且护花天使不乏其人,故事也生动。如此,就这么定了吧。

小时候,样板戏里的对白,小货郎的吆喝,红白喜事总管的喊声,都是我们闲暇时模仿的主要内容。那时的耳朵总能敏感地捕捉到各种吆喝声,或悠长,或高亢,或忧伤,或喜乐,这也是那个时代曾经响起的音符。

生活

在村里的年轻后生,很少没有参加过抬棺的。起灵前,要听从总管的号子,八人抬棺力气得使匀称,棺木抬起后就不允许放下了,一口气抬到坟地,让亡人入土为安。抬棺后生身体剽悍,威风凛凛,腰杆挺直,脚步稳妥,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后生。其实,我和小伙伴并不羡慕抬棺者,更羡慕总管起前后的吆喝声。

乡间的丧礼,开席吊孝、抬棺起灵、大殓烧纸……每个环节都能听到总管的嗓门。抑扬顿挫的吆喝,充满着仪式感。耳闻目染,熟记于心,时间久了,就和同学们胡乱吆喝几嗓子。唐老师是南方人,瘦弱的身姿,文质彬彬,梳着长长的辫子,一口吴侬软语,一日三餐以大米为主,不知道她如何被分配到我们村学校。有一天,我们正上唐老师的语文课,迟到的张同学一进校院,冷不丁来了一嗓子:“亲戚朋友,本家族人,有愿意看的再看看,不看的,殓啦!突兀的喊声,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唐老师愣住了,一脸诧异,她没有听懂这位同学在喊什么,以为他突然鬼魂附体了。去年夏天,多年不见的张同学来我家做客,我一下就想起他当年那一嗓子,忍俊不禁。

李同学的爹是劁猪匠,困顿年代,一年

出栏一头肥猪,可以卖100多元,对家庭收入是一种补贴。村里谁家养的猪仔都是李大爷给劁,从没有收过一分钱。他不仅会劁猪,还会给猪、羊看病。每到农闲时节,他就背上家什走村串乡去劁猪,挣个零花钱,我

们就在课间学他的吆喝声:“劁猪来!劁猪来!”不知为什么,其他的吆喝声,老师也不怎么管,这个劁猪声,则是唐老师最排斥、最反感的一种吆喝,她也曾和颜悦色阻止过我们的乱吆喝。

此外,还有两种声音也会在村里街巷回荡,一是卖旱烟的。村民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的土烟叶,劲大、呛鼻子,听见吆喝声,似乎就闻到那辣嗓子的土烟味。秋后收获的烟叶自己抽不完,就到村子里售卖。叫喊声干脆嘹亮:“卖旱烟来!一字节一顿挫,声音穿越大街小巷,把人们沉重的生活压力发泄出来。还有一种是春天里卖小鸡的小贩,挑着一大箩毛茸茸的鸡仔,伴随着小鸡的叽喳声,小贩的吆喝声高亢有力,底气十足:“卖小鸡来!卖小鸡来!”单调沉闷的日子,多动顽劣的少年,我们自创这些开心的项目,乐此不疲。

有一天,我们的吆喝声终于把唐老师激怒。这天一上课,她在黑板上依次写下:“劁猪的白某某、卖旱烟的李某某、当总管的张某某,明天把你们的家长叫来,领你们三个回家,今后就不要来学校了,干你们的本行去吧。我们愣住了。我们是多喜欢上唐老师的语文课呀,平时对她特别尊重,看来,她真生气了。“你们是大孩子啦,马上就上初中,成天胡叫乱喊,成什么体统?如果实在喜欢劁猪、卖旱烟、卖小鸡……还用到学校吗?”

唐老师一字一句的批评,唤醒了小小少年内心的羞耻感。我们低下了头,好像瞬间忽然长大。此后,校院里再没有听到这类吆喝声。下个学期,我们班整体到阳泉五中上初中,有几名同学没有前往,辍学了,帮助家里做营生,从此天各一方,再无音信。

童年喜欢的各种吆喝声,早已销声匿迹。今日想起,唤起的却是一种别样的记忆。

回味

远去的吆喝声

白松青

文艺